

資訊時代的媒介、速度與愛情

曹家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92254006@nccu.edu.tw

摘要

Bauman 在《Liquid Love》中，認為現代社會的愛情已然呈現為一種流動不定的樣態，不再有著至死不渝的愛情誓言。本文的目的便在於試圖以媒介分析的進路來詮釋此一現象。本文認為，不論是從 Heidegger 對於現代科技的分析，或是 McLuhan 的媒介觀來看，它們都指向了技術/媒介與人類行為的相互影響與建構，這說明了我們自身與技術/媒介之間並非只是一種工具性的關係，而該是具有更深層地意義關連。而在這樣的關係中，本文所注重的焦點則是技術/媒介的速度特性在其中所具有的影響可能性。因此，本文認為正是由於資訊時代中技術/媒介在速度上的極致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型塑了 Bauman 所描述的那種流動性的愛情認識。

關鍵字：技術、媒介、速度、流動愛、海德格、麥克魯漢

[收稿]2005/03/23; [初審]2005/05/02; [接受刊登]2005/06/27

「速度，它不僅僅使得我們能夠更為便利地移動著，更使得我們能夠去看、去聽、去感知並因此能夠更為深切地想像著這個世界」

— Virilio, 1997 : 12

一、前言

我們的確是生活在一個奇特的年代，至少就我而言是這樣的。居住在一層層夾心餅乾式的樓房裡，走上陽台望出去所觸及的是更多的水泥夾心餅乾，天空被侷限在狹窄的細縫中，要人好用力才看得見。走出戶外，腳下很少能夠踏到溫暖扎實的泥土，至少都還有雙鞋子；而更多的是，停在地下室裡連分期付款都尚未繳清的小汽車。我們越來越少跟人面對面地聊天了—我說的是那種可以感受到對方鼻息急促緩慢欣喜悲傷的面對面。透過線上聊天軟體與網路視訊系統，誰還會在陰雨綿綿的天氣中約在街角的 Café shop，省了吧！在這個年頭裡，越來越快的是我們生活的時間步調，越來越多的等待的不耐與辛勞的抱怨。走路去書局買一本書，用一段下午茶的時間與情人交心，這越來越是「浪費時間」。於是，網路書店一一開張，供人「脫殼」購物，同步影音視訊系統越加進步，讓我們開始「幻想交互感應」著對方的愛意。一切只要是媒介能做到的，誰會否定它的好呢？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代，至少對我來說是的。我們與媒介已幾乎成為不可分離的共生體，一種器官，一種血脈相連的延伸。而正是因為媒介不只是媒介，而是我們不可或缺的身體，事情便不是那麼簡單而已。或許，就在我乘著光速劃破長空之時，那血脈的流動與神經的交相碰撞促發了的意識流動，使得一切都不同了。

本文寫作的出發點，在於作者自身生活經驗的連結與觀照，因此這不僅僅是一段論述，也是一段追溯的過程，我們想要挖掘的是潛藏在媒介所塑造而成的更好生活之下的那些東西，而那東西之於作者最有意義的體現便是，愛情。也就是說，本文最終的目的是去探問，媒介的使用與改變之於我們的愛情關係所具有的意義，同時這個探索的主軸

將放在媒介的速度特性之上¹。

因此，本文的整個論述軸線將沿著媒介、速度與愛情這三個元素去走，最後的目的是去點出媒介的速度特性，使得使用者自身不自覺地產生意識上的改變，進而對於愛情的認識造成影響。為了闡明此一目的，本文首先將藉由 Heidegger 與 McLuhan 的理論來為技術/媒介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打下基礎。意即本文接受 Heidegger 與 McLuhan 的觀點，他們同樣不將技術/媒介視為單純的工具性物質，而是能夠建立起與人類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最後，本文將在此一基礎之上，闡釋媒介的速度特性與我們自身的愛情之間的關係²。

¹ 媒介在整個歷史演變的過程之中，自然不是只有著速度此一特性。感謝審查委員們的意見，提醒媒介的多重特性。但本文在此的目的並不在於探討媒介全部的特質屬性與愛情之間的關係。本文的目的就正如題名所揭示的，在於探討媒介、速度與愛情三者之間的關係。愛情，人類複雜的情感現象，就好像 Weber 所說的那無限的意義之流那樣的較人難以理解它的奧秘。愛情從何而來又受什麼因素影響？我們如何愛人又如何不愛了？要把這些影響我們之間的愛情的因素釐清或許就跟要說清楚愛情是什麼一樣的困難。家庭、友情、價值觀、經濟，甚至是政治都或多或少地對我們的愛情產生影響，本文在此所能做的也許就是 Weber 所說的價值關連取向。本文選擇藉由媒介、速度的路徑來探討愛情，無非就是一種對於今日科技加速如此發達的當下的關切。就如同 Virilio 選擇從速度的角度切入談今日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有其價值一般，本文認為從媒介、速度的面向去探討今日的愛情關係同樣應有其意義重要性。

² 社會學一直以來就存在著經驗研究與理論論述之間的拉扯，就如同審查委員們所點出的，在經驗上很容易就能發現本文接下來想要闡述的「現象」的經驗否證。筆者也同意若能在經驗研究上充實整體的分析架構，我們甚至能夠得到對於經驗實在更多的認識。但一個宏大詳盡結合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分析，去詳細論述描繪甚至建構今日我們的技術與媒介跟我們的愛情認識之間的關係，這是筆者尚無能力做到也非在期刊論文的篇幅中可以詳盡的。雖然經驗研究有其實證的價值意義，但筆者在此更重視的是理論論述所具有的啟發性。筆者認為理論論述的啟發性及其價值與經驗研究之間並無驗證性的關係，正如黃厚銘(2001)所說，經驗研究固然能夠精練理論論述的分析，讓我們能更細緻地切入經驗現象，但無論如何這之間並無檢證的關係。是故，本文捨經驗而重理論的原因也就在於，對其所可能具有的啟發性的重視。同時，這種理論的啟發性也就是一種對於既有理論的延伸性運用之嘗試，試圖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邁向對於世界的認識。就如同 Geerts 所說的，文化的解釋永遠是不完整的，其進步不是累積性地朝向一致的結論，而是不斷地運用既有的理論於新的現象，探索其極限與特長，或是加深我們對現象的理解(Geerts, 1999)。媒介、速度與愛情這三者在今日能夠產生什麼樣的交互影響？我們該從什麼樣的論點去探討他們之間的關係，而這探討又會將我們帶向什麼樣的認識之中，這些問題便是本文論述的目的所在。

(一) 流動的生活，流動的愛

「畢竟，那關於愛情是“至死不渝”(till death us do part)的羅曼蒂克式的定義，早已過時...」。(Bauman, 2003: 4)

Bauman 在其《Liquid Love》一書的第一章中，就這樣說著，當然他並沒有說到為何這會發生—除了歸咎於傳統愛情的消逝以外，它就是發生了，就是我們現代生活中愛情的樣貌。雖然如此，有一處倒是令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在我們這樣的消費社會中，我們希望商品是能夠是以簡單、不費力的方式就可立即使用、快速修復且即時滿足，並且具有完善的品質保證與退費服務。因此，承諾學習一種愛的藝術就意味著，承諾我們能夠如同消費其他商品般那樣地體驗愛情，能夠不再需要等待便能滿足需求、不再需要汗流浹背的那種努力，甚至是不需要努力就可享有的成果。(Bauman, 2003: 7)

從消費社會的邏輯來說，似乎的確是這樣的。我們希望快速、簡便的商品服務，也許自然也就希望有著相同便利的愛情享樂，而這樣的想法或許也就產生了愛情流動的模樣。只是這樣的說法實在也令我們疑惑，畢竟商品是「物」，是與我們人類相互獨立的存在，那麼我們對這些物的態度又何以會與我們的愛有關呢？或許這一切的思考也許該指向更根本的地方，至少不是將「商品」視為「商品」來看待。

在現代科技媒介的幫忙下，我們節省了許多「速度經濟」上的資本。畢竟 Virilio 說「權力與速度是不可分的，就如同財富與速度一樣」(轉引自黃厚銘, 2001: 100)，如此一來，誰還能不重視呢？在對於速度、效率的重視之下，我們自然也就要求生活中所有事務的迅速與便利性。消費商品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而所謂的商品在今日資訊爆炸的年代中多半也是一種媒介，傳遞著各種廣告商的或是消費文化的訊息。那麼這樣說來，我們或許可以換一個方式去思考商品與愛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讓我們去探問「媒介」與我們的愛情之間的關係。

二、技術與人類存有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媒介、速度與愛情三者之間的關係，但是在論及媒介的特性能夠對於使用媒介的我們的意識或是行爲產生影響之際，我們便首先需要一個更爲堅實的基礎，也就是媒介特性爲何會對我們的意識、行爲產生影響？要回答此一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媒介本身同時也是一種技術的展現，比如說書籍媒介便至少是印刷技術的展現、電視媒介則是混合了多種資訊通訊技術的展現形式。因此，本文在此將提出的論點是，媒介特性對我們之所以能夠產生影響，必須放在技術與人類關係之上來思考。若然人類僅是將技術是作爲一種工具、目的性的手段，那麼作爲技術之展現的媒介物之特性何以能夠對人類產生影響？正是因爲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可以從 Heidegger 的提問中發現的交互影響的關係，本文才能夠申論媒介特性與我們的意識、行爲之間的關係³。

是故，本文在第二章所討論的主題便是技術與人類存有之間的關係。Heidegger 認爲這關係並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爲的那種目的、手段的工具性定義關係。相反地 Heidegger 正是以對比於這種觀念的方式開始他的論述。這樣的說法當然不是質疑一般對於技術的觀點的“正確性”，只是就如同 Heidegger 認爲，「我們的確說過，技術的工具性定義是正確的。所謂“正確”總是在任何考慮下都是適切的。然而，達到正確，並不需要就其本質上的東西去加以揭露。而就在這一點上，唯有揭露能夠「產生真實」(the truth appropriate)」(Heidegger, 1993: 313)。因此，適切的定義還不足以回答我們的問題，唯有開啓對於技術本質的認識，才能爲我們提供解答。

(一) 技術是什麼？

³ 感謝審查委員在此的意見，點出本文在論及 Heidegger 時所顯露出的多餘性，讓筆者意會到在行文上未有充分的闡釋此處整理 Heidegger 的論述的重要性。雖然此處所整理的可能已是前人的成果，但筆者認爲作爲本文申論的理論基礎，此部分的整理應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就如同文中所述，我們要如何論證媒介特性能夠影響人類意識與行爲？如果技術/媒介僅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工具，它又怎可能產生 McLuhan 所謂的感官意識上的改變？因此，本文在此的整理也就是爲此一疑問解答，並藉以形成本文論證的基礎。

Heidegger 在〈向技術提問〉這篇文章的開頭便點明，「在這裡，我們向技術提問。這樣的提問將建立起一條值得我們留心注意的道路。...藉著提問，我們將建立起與技術自由的關係。如果人類的存在能夠與技術的本質相聯繫，這樣的關係也將是自由的。當我們能夠回應著這本質，我們便能在其聯繫中體驗到“技術”」(Heidegger, 1993 : 311)。也就是說，Heidegger 對於技術進行思索的目的在於為人類與技術建立起一種關係，這樣的關係是與技術的本質相連繫的，它不僅是正確的，同時也是一種指向真理的揭露。

上面我們已曾提到 Heidegger 認為對於技術的那種工具式定義，雖然是正確的，但卻不是本質上的揭露。而一旦我們將這樣的定義當作真實將以接受，甚至相信技術本身的中立性之時，Heidegger 說我們將完全無法窺見技術的本質。(Heidegger, 1993 : 312)如此看來，的確就如同紹伊博爾德所說的：

...他的技術解釋的重要報告“技術問題”以仔細考察對技術的“流行觀念”而開始，而且，無論海德格爾在什麼地方談到新時代技術，他的最重要的要求總是把這“流行觀念”看作不足以了解新時代技術的本質。甚至他自己對技術的規定正是靠駁斥“流行觀念”才真正變得很清楚。(紹伊博爾德，1993 : 4)

所謂的技術的“流行觀念”就是將技術指向目的的手段與人類行為之定義。Heidegger 將其提出來做為他向技術本質探問時的一種對照，現在，我們若想要了解 Heidegger 對於技術本質的認識為何，就不能忽略 Heidegger 這樣的一個出發點。

Heidegger 在〈向技術提問〉一文中，對於技術的本質做了詳盡的考察，從傳統的技術到現代科技，他追本溯源地最後提出了對於技術本質的看法。在分析傳統技術時，他認為「所有生產性製造的可能性都在於“展現”。因此，技術不僅僅是手段而已。技術是一種**展現的方式**」(Heidegger, 1993 : 318)。而現代科技與傳統技術不同之處，在於科技所具有的精確性與效率遠遠超過傳統技術，這或許是理性化過程下的產物，目的理性所支配的人類發展強調著用最精確快速的方法達到最好的成效。然而，Heidegger 認為現代科技的本質同樣是一

種展現，一種特殊的展現，「現代科技也是一種展現，只有當我們注意到它這樣的基礎特徵時，我們才得以窺見現代科技中不一樣的東西。支配著整個現代科技的那種“展現”，並非是在 *poiesis* 意義上的那種“產生”。支配著現代技術的“展現”是一種“強求”(challenging)，它苛求著自然本身提供可以開採、可以儲存的能量」(Heidegger, 1993: 320)。並且，便是這樣特殊的展現形式，促使著 Heidegger 向技術提出探問。

順著 Heidegger 的探問一路走下來，我們現在知道技術的本質是世界對於我們的一種展現方式，然而成爲問題的是在現代科技中那特殊的展現形式，Heidegger 稱這種被限定的強求的展現爲「座架」。紹伊博爾德認爲不同於傳統技術的是，現代科技的本質“座架”限定著世界的展現：

在新時代以前的歷史中，技術參與現實構造是與展現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連繫的，而新時代中，技術成爲普遍的、對人與自然和世界的關係加以規定的力量。（紹伊博爾德，1993：19~20）

當技術成爲普遍的規定力量之時，「在新時代的耕作方式中，土地不做爲土地，植物不作爲植物；在動物飼養中，動物不作爲動物...等等；而是技術展現攻擊性地對待它們，強求它們的存在，使它們變成可估計的可統治的，使它們變成單純的格式，成爲供毫無顧忌地貫徹的權力意志充分利用的貧血的東西」(紹伊爾博德，1993：60)。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技術視作爲“達成目的的手段”時，我們所認識到的僅是遂行我們的權力意志下的技術意義。更深一層地 Heidegger 認爲雖然是人類完成了這樣對於自然的強求，但人卻決非這種展現的發動者，「只有在人也是被要求於去開採自然的能量時，那種命令式的展現才會發生」(Heidegger, 1993: 323)。“座架”，也就是現代科技的本質，才是這強求的展現的發動者，人類不過是對其做出了回應，並參與了作爲展現的命令罷了。「因此，作爲這樣子的命令式展現，現代技術便絕不僅僅是人類行動」(Heidegger, 1993: 324)。

從以上，我們看到了 Heidegger 對於技術本質的探問，最終也回過頭駁斥了對於技術的工具性定義，並建立起人與技術的本質間的關係，誠如紹伊博爾德所說：

針對新時代技術的這種單純的中介性的解釋，海德格爾的解釋能夠首先闡明，手段決不是單純的手段，而總是也決定了人與事物、自然和世界處在什麼樣的關係中。(紹伊博爾德，1993：63)

(二) 「展現」與「認識」

當技術不僅僅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也不僅是人類自主的行動時，這意味著什麼？我們希望 Heidegger 引領著我們走向什麼樣的解答？我們希望更清楚地釐清的是，我們自身生活與技術之間的關係。

於是，當 Heidegger 對於技術問題的分析，最後將技術的本質定義為世界的一種“展現”形式，而現代科技更是成爲一種普遍的展現時，我們可已更進一步地從這樣的本質中找到解答。要探問我們當下的問題，重點自然就會落在現代科技的本質之上，Heidegger 說現代科技的本質是一種強求的展現形式，並且是普遍的展現，如同紹伊博爾德所說，這意味著：

在新的手段和方法那裡，事物是唯一地由技術生產的觀點所決定和構成的。因為在新時代以前的技術中，需要養育的動植物被看作某種獨立的東西(在我們的例子中，它們作為由神所創造的東西...)，那麼，在現代技術中，這種進一步的視野就被切掉了，而剩下的只是由技術勞動可以加以塑造的物質。(紹伊博爾德，1993：19)

是的，所謂現代科技是一種普遍的展現，及意味著這世界對我們展現其自身的方式已經被限定了，僅唯一地以技術作為展現的形式。我們觀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眼睛裡，已完全地由技術、理性、效率，簡單來說就是爲了遂行我們權力意志而產生的藍圖所填滿了。此外，「這樣成爲普遍地展現也意味著當新的技術手段產生時，不僅代表著技術世界中新的手段的產生，這同時也帶來了人與自然、整各世界關係的變化」(紹伊博爾德，1993：15)。因爲，既然技術也成爲這世界

對我們唯一地展現方式，那麼認識到技術的改變，自然也該認識到這不僅是手段的變革，同時也是我們與世界關係之間的改變。

於是，當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唯一地由技術向我們「展現」之時，這意味著什麼呢？這難道不意味著我們的世界正是由技術所構成的嗎？這難道不意味著在新時代中我們已經是唯一地以技術取向來「認識」我們的世界了嗎？當我們排除了其他世界對於我們展現它自身的形式後，我們怎麼可能去想像另外一種生活？正如黃厚銘說的，「實際上，雖然我們造就了現代科技，但現代科技也參與了現實的構作，進而造就了我們」（黃厚銘，2001：64）。

更甚地，Heidegger 也說「座架」不僅僅是限定著自然、物，它也強求於人，「因此，連人也成為單純的物質，人們為必要的目的而隨意操縱這單純的物質。在這種方式的展現那裡，連人也失去了任何形式的獨立性、自身性和尊嚴」（紹伊博爾德，1993：30）。於是，當人也成為 Heidegger 口中那種“物”時，也為著某些他人的權力意志而被隨意操弄時，這意味的是，現代科技作為一種普遍地展現不僅僅限定了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它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人際間的關係組合造成影響。當技術產生變革之時，不僅僅是我們對於自然、物的認識改變了，甚至是我們的人際關係也會發生變化。好比說，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可以看得很清楚，Marx 即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機制產生以後，我們不僅是將物看作是商品般對待，人際關係也有被化約成市場運作法則的趨勢。最後，Turkle 在分析網路世界這樣資訊時代下新科技所帶來的影響中，同樣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在科技實用過程中每向前踏一步都有一些主觀效果。科技使我們做為人的形貌改變了，它改變我們的關係，改變我們的自我意識。（Turkle，1998：328）

因此，本文認為 Heidegger 對於新時代技術的本質的分析，構成了本文能夠申論作為技術展現之媒介的特性與我們今日對於愛情的認識之改變的關係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本文才能夠接著論證媒介特性能夠對人類的意識與行為產生影響，作為技術的展現，媒介也就不僅僅是一種目的性的工具，進而才能夠產生 McLuhan 的那種「作

為人的延伸」的體驗。

三、媒介—人的延伸

McLuhan 提出「媒介即訊息」的主張。他認為，人類社會受我們藉以溝通的媒介所影響遠高於受溝通內容的影響。...媒介藉著改變我們的環境，引發我們感官知覺之間的獨特比例關係，因此，任何感官的延伸都會影響這個比例的分配，而改變我們思考與行動方式、乃至於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與當代的文化特性。這樣的說法極為類似 Heidegger 所說的，技術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並非做為達成某種目的的手段，而是技術參與了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之構成。(黃厚銘，2001：85)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 Heidegger 的現代科技，還是 McLuhan 所謂「做為人的延伸」的媒介，都共同構成了我們現在所安居的生活世界。但我們總是以一種「工具性」或是「目的論」的眼光來看待這生活世界中的科技與媒介。而正是由於這種對於「功能」或是「目的」的關切態度，我們雖然可能「知道」這些媒介之於我們的意義—好比說，我們知道汽車是可以讓我們乘坐在上面，然後較不費力地到達一個目的地，電視則是放送著週末夜晚放鬆心情的娛樂節目等。但我們卻從未「理解」媒介本身的特性與我們的關係，就如同 McLuhan 所說的「媒介的內容就像是小偷帶來分散看門狗注意的美味肉片」(McLuhan, 1964a：19)，而我們就像貪吃的狗兒們被那內容所提供的便利功能或是娛樂消遣給吸引住關切的目光。

於是，在前一部分討論過的技術與人類存有的重要基礎後—亦即技術作為現代科技時代中世界對我們的唯一展現形式，它不僅僅是人類的工具性手段，同時也塑造了、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與在其中的我們的認識與行為，我們接下來該從媒介特性談起。同時，也正是在上述的基礎上，本文認為「所有的媒介都有其特性，我們如何運用媒介也確實影響著我們生活的走向，只是關鍵不在於既定的結構，而在於我們對於媒介特性的認識，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僅是我們將如何運用的問

題，更是我們對於自己深切的認識」⁴。

(一) 做為人的延伸

從 McLuhan 那本充滿警語、譬喻式的偉大著作的標題《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起，我們就首次地被震撼到了。一直以來，所謂的「媒介」都被視為是做為「物」而與我們自身有所區隔，線的這一邊是具有主體意識的操縱者，人類；另一邊則是被動地被操縱著去達成目的的工具，媒介。最多，我們可能也只會賦予它某種程度的「生命」—好比說男人有時會將自己心愛的車子視做「小老婆」般。但直接將媒介物譬喻為我們身體的延伸，這恐怕不令人難以接受也會眼睛一亮地驚訝不已。對於媒介如何能被稱之為「人的延伸」，McLuhan 這樣說著：

在身體受到超強刺激的壓力時，中樞神經系統就會截除或是隔離使人不舒適的器官、感覺或機能，藉以保護自己。因此，那日漸加快的步調與加重的負擔刺激了發明與創造。例如，就輪子做為腳的延伸來說，是由於文字與貨幣媒介所加速的交換過程所產生的壓力，而使得這樣的延伸出現，或是說使人從身上截除腳的功能的原因。(McLuhan, 1964b: 46)

McLuhan 曾說「我不做解釋—只作探討」(轉引自 Levinson, 2000: 57)，正是這樣一貫地態度讓旁人難以理解、接受他的觀點。本文在此嘗試地為 McLuhan 的「媒介即為人的延伸」之概念進行詮釋，而這詮釋的基礎即在於本文早先對於 Heidegger 的討論。McLuhan 曾說：

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scale)所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是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將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好比說，當自動化來臨時，人際組合的新模式往往會消除一些職業，這是一種負面地效果。正面地說，自動化為人們創造了新的角色，也就是它使人深

⁴ 本文改寫自黃厚銘一文，「資訊科技確實有其特性，但社會如何運用科技也會決定我們未來的走向，只是關鍵不在於既定的結構，而在於我們對於資訊科技本質的認識，以及隨之而來我們將如何加以運用的問題。」，2001: 61。

深地捲入自己的工作與人際組合之中—這是以往被機械技術所摧毀的。(McLuhan, 1964a : 7)

於是，在此 McLuhan 的媒介概念與技術產生了關連，同時他的媒介觀也與 Heidegger 的技術觀相呼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McLuhan 同樣地也認為技術/媒介⁵的創新與改變會對於作為使用者的人類造成影響，也就是說他與 Heidegger 同樣地不將技術視作為單純的手段、工具。如此一來，本文認為 McLuhan 將媒介視為人體的延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即是 Heidegger 技術觀的一種譬喻式體現，甚至是一種譬喻式超越。

我們知道人類的身體四肢以及各種感官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唯一途徑，也就是說世界對我們的展現必須是經由我們的四肢感官經驗才得以實現。而 Heidegger 說技術就是世界對我們的展現，現代科技更是唯一的限定的展現形式。透過技術世界向我們展現其自身，而我們則是藉由軀體的感官經驗捕捉此一展現。如此一來，將媒介視為人體的延伸、視為我們軀體感官的一部分，McLuhan 是更進一步地推前了 Heidegger 的論點。他以軀體之延伸的譬喻把在 Heidegger 處仍然是分開來的技術/媒介與感官結合了起來。Heidegger 認為技術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這是間接地由環境的改變與塑造來影響我們的感官意識。但 McLuhan 則是將技術/媒介直接譬喻為我們軀體的感官延伸，藉此 McLuhan 更為震撼地、有力地說明了技術/媒介之於人類不僅僅是工具、手段性的存在，而是具有深刻影響意義的存在。

因此，正是由於媒介是我們自身的延伸，是屬於我們的一部分，因此技術與媒介的改變才會對深深地對我們造成影響。每一種延伸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是經由我們自身感官知覺的比例變化所造成的認知與行動模式的改變。例如，當拼音字母發明後，「拼音文字使理性生活呈現出線性結構，並使我們捲入相互纏繞、整齊劃一的現象之中」(McLuhan, 1964c : 92)。這正是由於拼音字母所具有的連續性的、一致的線性序列特性，使得習慣於拼音文化的西方文化

⁵ 在這裡，本文以「技術/媒介」來代表對於 McLuhan 來說可以說是具有相近意義的技術與媒介概念。

呈現出高度整齊劃一的一致性與計畫性。

本文認為 McLuhan 在此將媒介視為人的延伸此一譬喻更是深化了本文論證的基礎，亦即我們的技術，我們所發明創造的媒介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式的存在，藉以建構了我們的生活世界。做為人的延伸，它同時也反過來重塑了我們自身的認知與行動模式。當我們認識到媒介不僅是一種屬於「物」的工具，而是我們自身的延伸，並且影響著我們自身的感知與意識時，我們在此所認識的不僅僅是媒介，也同時就是我們的自身與我們的生活。

因此，從 Heidegger 與 McLuhan 的筆下出發，現在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觀點，那些被我們所運用著的技術、那些屬於我們身體延伸的媒介，不僅僅是為我們所創造，也同時構築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並藉由認識形式的限定與精神感官的調節改變，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意識與行動，進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彼此認識、相處的形式。

(二) 媒介特性⁶

於是，McLuhan 對於媒介的分析也就是從此一“推前”的基礎上展開的。他認為我們必須理解媒介，也就是必須認識到媒介不僅是人類的創造物，它同時也反過來對我們自身造成了影響。那種對於媒介潛意識溫順地接受，對於 McLuhan 來說無疑是讓媒介成為囚禁使用者的無牆監獄，毫無自由可言。(McLuhan, 1964a: 22)同時，在這所謂技術/媒介對於我們自身的影響上，McLuhan 特別強調媒介本身而非媒介的內容之重要性—亦即媒介即訊息之語。

然而，當他說「所有的媒介的內容都是另外一種媒介」(McLunhan, 1964a: 8)，當他將那第一章的篇名命名為「媒介即訊息」

⁶ 感謝審查委員對於本文在 McLuhan 的論點應用上的意見，本文同意 McLuhan 此一對於媒介本身特性獨愛的分析方式，雖然不意味著媒介的內容不再具有重要性。但忽略媒介的特性與媒介的內容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確將使得對於媒介的分析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現象。但綜觀本文的論述鋪陳，從媒介、速度到愛情的主軸中是採取 McLuhan 對於媒介特性的偏重分析的觀點切入，此一切入為的是要接續對於速度特性的強調。是故，想要在任何一處插入對於媒介特性與媒介內容的交互作用的探討，筆者認為都會是顯得突兀。因此，筆者選擇放棄在文中論述此一觀點，而改在第 7 個註腳大略說明此一分析。

時，這意味著什麼？這絕非意味著媒介的內容都失去了重要性，McLuhan 從未這樣說過，我們也不該這樣理解。McLuhan 此一驚人的開頭語，僅爲了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對於媒介內容及其影響的分析似乎已經夠了，甚至是多到讓我們忘記了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部分，媒介本身。就如同 Levinson 所說的：

他說這句話，原本是要世人注意他提出來的一則命題：就算只是選擇要用哪一種媒介，其於社會之影響，便遠大於怎麼用那媒體—世人一開始講電話、聽收音機、看電視、上網，世界就隨之不斷變化，而且，還未必是因為世人說了什麼、聽了什麼，或看了什麼而變—但這命題，卻老是被人攪和成論述的混戰，扭曲成「內容」一點也不重要。(Levinson, 2000: 26)

相反於要說媒介的內容一點也不重要，McLuhan 則正是要對於媒介本身一直受到的冷落平反。媒介的內容對於 McLuhan 來說就像是「小偷帶來分散看門狗注意的美味肉片」(McLuhan, 1964a: 19)。它讓一直以來的媒介分析都專注於媒介傳播的內容所造成的影響，而「媒介即訊息」則正是 McLuhan 所提出的平反命題。

因此，姑且不論 McLuhan 是否真的忽略了媒介內容的重要性—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打算談媒介內容的重要性，本文認爲 McLuhan 的整個討論之貢獻便在於他將技術/媒介對於我們的意識、行爲影響之探討更震撼地表達了出來，而同時他也是偏重於或甚至可以說是唯獨在媒介本身的特性之影響上做闡述的。或許，從媒介作爲人的延伸此一譬喻來說，探討媒介本身特性的影響，也就是探討我們在使用媒介時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性質而非承載的內容對我們的影響之意義是相當合適於此一譬喻命題的。而本文也將採取 McLuhan 對於媒介特性強調的分析觀點，在此一策略上去論證媒介特性對於我們的愛情認識所產生的影響⁷。

⁷ McLuhan 的《理解媒介》一書，通篇論述的是媒介自身特性的影響，本文將之理解爲一種平反命題，但也正是這種平反命題忽略了媒介特性與媒介內容的交互作用。McLuhan 強調媒介特性的極致在於他認爲即使是媒介的內容也是另外一種媒介，因此他在書中探討了承載著不同冷熱比的媒介所產生的混成力量。但他忽略了媒介的內容也會與媒介的特性產生交互作用，而這一點在本文

McLuhan 對於媒介特性的探討上，本文認為主要包含了最為人知的冷、熱媒介之特質區分、媒介混成所具有的強大能量特性以及媒介在發展歷程中的加速度特性⁸。其中，媒介的加速度特性為本文主要的關懷所在。媒介的加速度特性構成了 McLuhan 「地球村」、「內爆」等重要概念的基礎。

McLuhan 將電報發明以前的機械式媒介所產生的影響效果稱為「外爆」，機械式媒介在其低速度的作用上產生的是一種分疏化的、延展的、擴大軀體功能的效果。(McLuhan, 1964d: 110)就如同印刷術的發明造就了中心控制、功能分疏的大帝國制度。但是，McLuhan 認為「我們今日加速的年代便不是一種自中心向邊垂的緩慢外爆，而是一種即時性的內爆以及空間與功能的混合。我們專業化、分殊化的社會結構經歷了一場即時性的重組，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新的地球村世界」(McLuhan, 1964d: 101)。因此，「從機械媒介到即時電子媒介的加速作用，將外爆逆轉成為內爆」(McLuhan, 1964e: 38)。這種內爆是源自於電子媒介在速度上的極致發展，超越了時—空的間隔，幾乎將在場性帶到地球村的所有角落。

本文認為，McLuhan 所點出的此一媒介的速度特性，對於今日處於他所謂的地球村的我們來說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冷熱比、混成力量或許都不如他所提出的內爆、地球村等等在全球一體的思維上，具有深刻的啓發意涵。同時，McLuhan 對於媒介的速度特性之分析，也是

對於媒介與愛情的探討上是具有某程度的重要性的。簡言之，本文認為媒介的速度特性會影響我們今日對於愛情的認識進而形成一種流動得愛情樣態(將在稍後論述)，但是弔詭的是今天有許多的傳播媒介宣傳的則仍是許許多多天長地久的愛情誓言，例如以金飾為主的商品廣告居多。本文認為正是這種弔詭的情形讓我們今日的愛情更加的混亂。一方面我們處於大量的這種商業廣告訊息的內容轟炸之中，不免會對天長地久心生嚮往，但另一方面，我們所使用的媒介卻隱含著許多流動愛情的特性，或許這種矛盾的相互衝突的交相影響，也在某一程度上形成了今日愛情的混亂現象。而這是媒介特性與媒介內容交互影響的例子之一，或許也可能是速食愛情的消費廣告與媒介的速度特性混合後產生更強大的力量，當然這仍需更細緻的論述分析，本文在此便不更深入的探討。

⁸ 有關於媒介的冷熱特質及混成力量特性可參照 McLuhan 的《理解媒介》第二章與第五章，在此由於本文的主題在於探討媒介的速度特性，故便不再深入對此兩種特性進行闡述。

扣連在我們先前所提出的譬喻基礎之上的，亦即，媒介的速度特性並不是獨立地作為媒介自身的個性被分析，而是作為人的延伸部分的特質對人所造成的影響被分析。本文認為這或許也就是為何 McLuhan 不以較為技術的譬喻，例如電子網路、電子地球，而以「地球村」來隱喻電子媒介所產生的內爆現象。地球村意味著這不僅僅是媒介的自身特性的變化，同時也帶來了人類存有與關係之間的變化⁹。

最後，在 McLuhan 的分析中，他偏重的是媒介的速度發展所造成的「過熱逆轉」效應，也就是由外爆向內爆的逐漸發展，這是速度對與媒介冷熱特性的影響效果。而本文在此所探討的媒介速度特性，將是從 McLuhan 所揭示的觀點出發並走向他所未曾提及的另一面向，也就是那隱含在加速度作用之下的必要條件所造成的影響。

四、溝通的媒介分析

愛情是一種獨特且奇妙的人際關係，它沒有血緣關係的基礎，但是它所帶來的親密關係卻可能比血緣的連帶更為濃烈。現代社會以後，愛情更是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諸多的社會學家們說著愛情之於現代人的重要性，一種在冰冷的鐵牢中的聯繫、一種心靈撫慰的滿足。Beck 甚至說愛情已然成為世俗的宗教，「當不再被教導的宗教日益消失，愛就成了沒有教堂、沒有教士的宗教...」(Beck, 2000: 304)，「愛，這個世俗宗教可以宣稱它像其他宗教一樣能賦予生活意義」(Beck, 2000: 308)。

因此，立足於自身的當下，面對現代社會中混亂的愛情現象，筆者以為愛情的親密關係該是值得我們深入去探問的一個現象。而結合技術/媒介對於我們生活的影響與現代社會中的愛情現象的分析便是本文的主題，而最好的切入點，筆者相信該是從與愛情最相關的技術/媒介著手，也就是屬於溝通的媒介。

⁹ McLuhan 的「地球村」隱喻目的是在指出電子媒介的加速度造成的世界再部落化效應，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McLuhan 在分析媒介特性時也並非獨立地對技術進行分析，而是在媒介與人類存有的交互關係上作闡述。

任何一種媒介或人的延伸的使用，都將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型態，因為它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感官比例。(McLuhan, 1964d: 98)

就如同本文前述所鋪陳的理論基礎，技術/媒介不僅是一種工具性的物，它們同時也影響塑造著我們自身。而能夠影響我們人際關係的技術/媒介有許多類型，好比說工廠機械的自動化與否便是一個例子，房子的空間設計也影響了人際組合，甚至是都市與鄉村街道設計形式的差異都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不同的影響。然而，對於愛情來說，似乎是以促成兩人連繫的溝通技術與媒介形式的影響最大，畢竟，愛情中兩個個體的聯繫是最為重要的事情了。因此，此一部份將探討那影響愛情最為重要的溝通技術/媒介：從書信到電子訊息¹⁰。書信與電子訊息各自是屬於不同「速度」的技術/媒介，它們各自有著許多除了速度特性之外能夠對我們產生影響的特性，例如從可以辨認身分的手寫文字到普遍使用的新細明體的過渡，便值得更深入的分析。但由於本文的主題在於媒介、速度與愛情此一軸線之上，故在此我們也將會僅就書信與電子訊息在速度上的特性做探討。

(一) 書信

在無線電報還沒發明之前，人與人之間除去身處於面對面的空間之外，是很難有著聯繫與溝通的，唯一能夠依賴的便是書信的往來傳送。這還得仰賴紙張的發明才得以成為可能，若是把時間再推回到石書竹簡的年代裡，人類能夠認識彼此的空間又更加縮小了，因此，媒介的發明與創造確實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空間。這是我們所明白認識到的，但我們所尚未揭露的是它也影響了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

書信成為愛情關係中兩人彼此聯繫的第一個重要媒介，在偉大的愛情小說裡，情書也總是扮演著象徵感情聯繫的重要角色。滿載著戀人絮語思念的書信作為一種媒介，我們的注意力總是放在它所達到的溝通聯繫的功能。我們所忽略的是它作為媒介本身的特性。

¹⁰ 本文在此選擇這兩個媒介作為分析的對象，目的也在於在媒介的速度特性差異上做比較。書信對 McLuhan 來說是低速度的媒介形式，而電子訊息在 McLuhan 的分析中即為一種高速度的媒介形式。

書信是由人們將字詞以墨水寫在紙張上後所構成的，它首先具有一種難以變動的特性。書信一但被寫成，任何不落痕跡的塗改是不可能的，它具有一種堅定恆久的個性，白色的紙張上一旦寫上了黑字，就好像留下了證據般記載了某人曾經說過的話。就如同 Livenson 這樣說道：

這諸多例子，證明了文字一印上紙頁，就不動如山，即使在中古教廷勢力如日中天的時代，只要白紙黑字一流傳出去，一樣無法撼動其一分一毫...。(Livenson, 2000: 216)

雖然 Livenson 在這裡分析的是印刷書籍的特性，但是同樣是文字與紙張的組合，同樣會流傳出去，它們也就同樣具有無法撼動的堅定特性。因此，從書信的構成上，我們可以說書信媒介隱含的是一種慎重的、難以更改的特性—至少也要以一些物理方式去修正之，好比說修正液或是猛地塗改掉等方式。

再者，寫成的書信本身由於其具有實體存在的特性，故雖然已是屬於 Innis 筆下空間偏重的媒介，但相較於電子訊息的無實體傳送特性，它仍然必須耗費一定的時間量傳送。實體存在同時也造就了一項特性，亦即實體的書信存在物相較於電子形式的媒介，較不容易從我們的生活中消亡，也就是不容易消除它存在過的痕跡。書信是「原子」(atom)存在的，而非「位元」(bit)存在的形式，它的實體存在為它的「易存續性」提供了較大的保證。

書信除了溝通了情人間的思緒想念的功能外，我們可以注意到它至少具有以上的特性，這些媒介特性在我們使用它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對我們造成一定的影響？每一種技術手段的改變都可能造成我們世界的改變，每一種媒介特性的轉換都重組了我們的精神感知，這些難道不意味著不同媒介特性可能對於人類認識造成影響嗎？因此，在只有使用書信來溝通情人們彼此想念的時代裡，愛情的想像是與白紙黑字的鐵証般對永恆的確信，也是像書信的實體存在般地不容易消亡，容易存續。並且書信所需的傳送時間也就是戀人們等待彼此音訊的時間，在進入電子時代以前，戀人們的愛情中是充滿並且體認到該去期盼著這樣的等待的。

我們並不是在說，原來偉大的愛情故事都是唯一地由書信的媒介特性所影響造成的。相反地我們要說的是，這是我們不應該忽略的一部分，也就是技術/媒介對我們所造成的影響。

(二) 電子訊息¹¹

McLuhan 認為從 1844 年莫爾斯發明無線電報以後，人類開始進入了電子媒介的時代。無線電報的發明象徵著電子光速傳輸時代的來臨，它開啓了 McLuhan 所說的地球村的時代，Virilio 則說是經由「傳輸革命而得以實現的真實時間(real time)的城市化，導致了物理位移和運輸的運動範疇內的一場根本的顛倒」(Virilio, 2004: 21)。總之，隨著無線電報的發明而來的是似乎停不下來的媒介加速，直到有一天電子傳輸的即時性也許將全然取消真實空間(real space)的實體在場。

暫且撇開電子媒介會造成取消實體的效應這種預言式的言論。電子訊息本身是屬於現代社會愛情關係中的兩人主要溝通聯繫的媒介的聚合形式，這些不同的電子訊息媒介形式有其共通的特性，也有其相異的特性。然而，與書信媒介相同的是，我們相信這些媒介特性也同樣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

電子訊息媒介的第一個特性，就在於它那取消所有空間差異的傳輸速度。相較於書信的運輸，電子式的訊息傳輸速度是無可比擬的。情人的心緒與思念再也不需要漫長的等待，手機的簡訊在你按下傳送的那一刻就到達對方的手裡，網際網路所提供的電子郵件服務同

¹¹ 本文此處所著重分析的電子訊息有其特定的定義，它自然不是將所有電子化的媒介都包含進來，電話、手機、傳真、網際網路、電子郵件等等諸多不同的媒介都有著各自需要更深入分析的特性。然本文在此的分析例證有兩點條件，其一，我們所謂的電子訊息在此是作為情人間的溝通工具的一所以至少多半作為辦公用途的傳真不在討論之內。其二，本文的第二個利正在分析上是與第一個例證相對的，這意味著我們在此分析的電子訊息應該跟書信一樣是以文字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保存的為其特徵。因此，電話、手機這些口語式的溝通媒介雖然在愛情關係的聯繫中佔有極大的地位，但鑒於分析的需要本文在此也不指涉之。因此，在種種考量之下，本文所謂的電子訊息可以說是以電子郵件、手機簡訊等以文字為主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保留可能的媒介為分析的標地，並且在分析中強調把握它們之間同質的特性，也就是本文一直以來的分析重心，電子媒介的速度特性。

樣也讓情人的信箱就好像在窗外一般。這種電子訊息的速度特性使得人們不再等待、不願等待，只要稍有延遲就會產生不安，甚至是轉頭走掉。這種超高速的媒介產生以後，讓人們開始期待事情總能快速的完成，「習於迅速的交流也使得等待變得越加難以忍受。速度的增加意味著同樣的時間內能夠從事的事情更多，等待所蘊含的代價與損失也因而更大」(黃厚銘，2001：73)。此外，就電子訊息的構成方式上，較之於書信，我們可以說它有一種較為「輕浮」¹²的個性。**Delete** 鍵、**Beck** 鍵、複製搬移等的編排等功能體現的便是在電子訊息作為一種「位元」存在之下，我們使用上不再需要謹慎的去看待它，畢竟更改已是如此容易—想要保持文字的美觀、順暢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於是，愛情也許不是完全便得更容易以及更脆弱，至少，等待、謹慎小心地對待已經不再是人們所憧憬的愛情美德，而是對於時間的浪費。趕快開始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趕快結束一段諸事不順的愛情。

伴隨著電子訊息可比光速般的傳輸特性，必然使得電子訊息有著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特性，易消亡性。傳統書信的聯繫中，書信的運輸具有實體存在的特性，因此，我們想要這充滿濃情蜜語與愛情誓約的證明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還得花一番功夫，隨手丟在垃圾桶是不行的，因為它仍“存在”，難保你的小兒子不會撿回來當作塗鴉紙張，然後又再度回到你的生活之中。但是，電子訊息就不一樣了，它不具有實體存在的特性，也唯有如此在能夠擺脫實體的累贅，光速般地傳輸。然而，正是因為沒有實體存在，相較於書信，它是很容易消亡的，很容易被抹去曾經存在過的痕跡的。不管是在手機裡，還是在電腦中，只要按一個 **Delete** 鍵就可以消除它來過的證據。由電子訊息所記載的山盟海誓，較之於書信已經失去了任何保證，曾經至少可以說的

¹² 在此處對於媒介訊息在構成上的比較，書信具有的是一種慎重的、難以更改的特性，而電子訊息則因為它的易更改性會產生一種較不慎重的使用特性。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的是，以往我們在寫信的時候很容易在力求美觀之下，不想要留下塗改的難看痕跡，所以總是小心翼翼地慢慢寫。可是寫 e-mail 就不一樣了，字體不用考慮我自己的字好不好看、整不整齊，寫錯了就按 **Backspace** 鍵重寫就好，根本不會留下痕跡。但是這種不慎重的特性，本文不以為就是必然意味著「不認真」對待，是故「輕浮」在此所表達的絕非此意，而是要表達出它相較於書信的「重」是顯得較「輕」的特性，這種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不認真，但不必然就是不認真，而是一種容易變化的特性。

「白紙黑字」也都已經不再擔保著電子訊息所描繪的甜蜜未來。

(三) 媒介的速度特性

於是，從書信到電子訊息，是媒介加速度特性的發展結果，而這速度層面上的改變並不僅是技術手段的創新而已，更多的是它對於我們生活造成的影響，從永恆的愛情到流動的愛情，這一切我們是不是不該忽略這媒介速度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速度不只是讓我們更舒適快捷地移動，更重要的是它也改變了我們觀看與構思世界的方式」（邱德亮，2001：6）。

總結以上對於書信及電子訊息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提出它們所具有的三種速度特性：穩定性/變動性、等待/即時、易存續性/易消亡性。穩定性/變動性是產生於媒介訊息的形成過程，等待/即時的特性反應出訊息傳送的速度，易存續性/易消亡性則是與訊息本身發展上的轉變相關。三者之所以皆被本文視為媒介的速度特性，原因在於這些從書信到電子訊息的性質改變皆是由於媒介在加速的過程當中所隱含的「代價」所造成的。所謂的代價即是為了達到極致的速度、即時性、便利性「原子」必須以「位元」取代之。代價一詞就發展過程上來說並無負面的意義，它純粹是一種必要的轉換；但就它所導致的後果，在本文來看就的確是一種「捨棄的換取」。

1. 穩定性/變動性

從書信到電子訊息的發展，媒介歷經了許多層次的加速變化。手寫、打字機到最後的數位式的構成，走向這最後一步(就目前來說的最後一步)必須要獻上一個祭品，原子，也就是媒介訊息本身的實體存在。這項交換換來的第一個奇蹟便是不再受侷限的創造性，軟體業者說，你可以自由的塗改、更動而不必擔心留下一絲痕跡。

但這變化也意味著一件事情，也就是在穩定性與變動性之間的過渡。我們當然不能如此決斷地說，今天所有愛情的反覆無常都是因為這項交換所付出的代價導致的後果。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 Heidegger 所說的這些技術所塑造的世界對我們產生的影響，以及終日浸淫在這

些媒介之中的人們，會如同 McLuhan 所說的產生感官意識上的變化。當我們習慣了電子訊息這種隨時可以更改的特性後，難保我們所做的承諾不會也變成可以任意刪除，也難怪今日的戀人們對於愛情的態度總是反覆無常，分手成爲三天上演一次的戲碼，承諾常常是明天就失去效力。

2. 等待/即時

在媒介的發展過程中，所獻出的祭品交換來的第二個奇蹟便是超快速的傳輸，這種速度甚至產生了一種虛擬的即時在場性。捨棄了笨重的實體軀殼後，情書不再是由綠色郵差傳遞，而是交給網路的信息天使傳達。那是一種彷彿多一秒也是煎熬等待的轉變。Gwinnett 也這樣說著，「以傳統的通信方式來說，三天只是一段短暫的時間，然而，在網路上，只要稍有延遲就會讓人感到不安，特別是對那些一天要通信三、四次的人來說」（轉引自黃厚銘，2001：73）。

因此，等待/即時的轉換，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許多羅曼愛情可歌可泣的守候等待的價值。它不僅讓人不悅於過多的等待，也讓人將等待與時間的浪費相連起來。畢竟，在今日時間、速度已經成爲重要的資產，誰也不願浪費。

3. 易存續性/易消亡性

除了祭品交換所帶來的奇蹟之外，這個交換本身也意味著某種重要的媒介特性。我們所媒介的加速變化要走到最後一步的超高速發展必須要以原子的實體(substance)存在來交換虛擬(vitual)的位元存在。所謂的虛擬(vitual)雖然在黃厚銘(2001)的分析中認爲它並沒有那麼假，但本文認爲它雖然可以是幻想的實在(reality)但卻絕不是具有實體(substance)的存在。

因此，在原子的實體存在與虛擬的位元存在間，存在著易存續性/易消亡性的特性差異。因爲是實體的存在，所以書信就是比電子訊息易於存續下去，即便人要消除它也需要花費較大的力氣。但是作爲虛擬的存在的電子訊息，縱使可說它是實在的，是實存於我們的交互感應之中的，但它就不是實體的，也就相對地是易於消亡的，只需要

輕輕一個按鍵就抹滅了千言萬語的痕跡。

這絕不是在說，物質的存有狀態反而決定了人類的意識存在。而是就我們生活在這種易消亡的媒介之中來說，容易對於永恆的持續產生麻木地不感知。當所有能夠證實一段愛情存在的證據都容易隨著虛擬而虛化的消失時，我們還能藉由什麼來認識到永恆的意義？

最後，本文認為這三種特性並不是分開地產生影響的。穩定性/變動性、等待/即時、易存續性/易消亡性三者交互影響了今天我們對於愛情的認識。因此，所謂流動愛的特性，也可以說就是變動的、不耐等待的以及易消亡的混合體。

五、結論：速度的年代、愛情的消亡

20 世紀是屬於科技的年代，正如同 18 世紀工業革命所興起的社會變革一般，20 世紀屬於科技的年代也許也將會有所改變，而這個改變該是會由「速度」所引發的。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帶來的大工廠生產世界，摧毀了莊園貴族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在 Marx 的眼中被剝奪了生產工具的無產階級們成為首批異化的勞動者。隨著生產技術與現代科技的發展創新，19 世紀人類歷經了 Virilio 所謂的「運輸革命」，逐漸加速的各種技術媒介也不停地在轉換著社會形貌，直到 20 世紀的「傳輸革命」開端，各種技術媒介如光速般地躍進了 2000 年，而這種速度也終將改變人類社會的形貌。

(一) 速度

因此，最重要的便是速度了，在資訊時代中「速度」將成為新的階級判準，就如同 Virilio 說的「速度就是權力自身」(轉引自黃厚銘，2001：100)。

從 Heidegger 的觀點來說，這是現代科技的本質「座架」的限定所產生的結果，人類在其中也成為被限定去對自然做出這樣要求的被

要求者；McLuhan 則會說，人類其實就是媒介的生殖器官，藉由人類的發明與創造，媒介不斷地創新繁衍其形式。也就是說，整個傳輸革命的發展到今天我們對於「速度」的重視，其實就在我們發明創造工具以使用時，這些被發明創造的技術/媒介也同時在影響著我們。好比說，輪子的發明某一方面是為了因應貨物交換的速度需求產生的，但輪子的發明也加速了市場交換機制的產生，最後又反過來促使人類創造更快速的媒介，火車，以符合市場快速交換的需求¹³。結果便是，我們不停地追求「速度」，最後來到了屬於「速度」的資訊時代。

「速度」至上的資訊時代裡，每一秒地耽擱都是一種浪費，這也成了所有的媒介產生的必要標準，包括了人與人相互溝通的媒介也是如此。手機的發明正是加速了室內電話的使用，我們不必再等到回到家中才能與情人訴說即刻的思念；網際網路的連線頻寬也隨著即時性的要求不斷增大，務求情人間的連線永不停格。我們多半是以這樣工具性的角度來看待「速度」為我們生活帶來的影響，然而，我們所忽略的是，「速度」此一媒介特性本身所具有的影響力。例如說邱德亮曾這樣說道：

自從有了電話與 INTERNET 可以聯絡感情之後，我們不再需要作車或開車去看朋友或家人。從生理代謝的趨近法，經過機械性趨近法到電磁性趨近法，科技經濟學「趨近法則」的最小施力法並沒有讓我們人與人之間更親密，也沒有讓我們聚居的空間更鄰近。於是，「趨近法則」轉化成「趨近」不等於「親近」也不等於「鄰近」。(邱德亮，2001：18)

我們總是在速度為我們帶來的快感與便利之中沉溺著，卻從未發現它的另一種性格。拿我們生活的親密發展來說，我們是否真的比以前更加與朋友或加人們親近了？從某方面來說，速度似乎沒有真的拉近距離，反而讓我們離得更遠。

因此，本文以為速度對我們今日的生活是影響深遠的，是故，本

¹³ 輪子的發明自然有其許多的原因以及功能，速度的要求絕非單一的決斷因素，而是就本文而言它是我們所關懷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文在此的例證是引述 McLuhan 在《理解媒介》中對輪子所做的分析。

文針對媒介、速度與愛情的探討，提出以下的結論。

(二) 愛情的加速與消亡

唯一能趕上資訊時代的時間，就只有立即性的「現在」，而不是未來。(邱德亮，2001：5)

那麼，在資訊時代裡的愛情，會不會也只剩下了立即性享樂的「現在」，而不再期盼通往未來？

從溝通的媒介的演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媒介的加速在某些時候是需要犧牲掉物的實體存在特性的，特別是在我們要求訊息以光速般地傳送之時。資訊時代中對於速度的重視，使得訊息的傳遞必先解體後成為無實體的存在，才能達到高效率的溝通。這對於我們這些逐漸習於這種媒介使用形式的人，難道沒有其他的意義嗎？正如我們先前所導結出的觀點，那些被我們所運用著的技術、那些屬於我們身體延伸的媒介，不僅僅是為我們所創造，也在同時構築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並藉由認識形式的限定與精神感官的調節改變，得以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意識與行動，進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彼此認識、相處的形式。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這些被我們所忽略掉的意義。

因此，從這裡我們得以對於現代社會中，流動的愛情現象提出一種解釋觀點，這樣的觀點同時也是對於我們人類自身與媒介之間的關係的考察。藉由本文先前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了媒介的三種速度特性—穩定性/變動性、等待/即時、易存續性/易消亡性，對於今日我們愛情認識所造成的影響。

資訊時代中，人與人之間主要用以溝通的訊息媒介，有著高速與無實體的特性。正如同我們先前的分析所言，這些特性除了工具性的目的外，之於我們有更深遠的意義。隨著媒介速度的增加，在資訊時代中突破了光速的界域，我們對於愛情的認識也開始有了改變，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認識，也就是 Bauman 所指稱的流動愛。可以想見的是，這種愛情的認識也是以「速度」為中心的。我們開始變得不耐等待，甚至是不喜歡等待。因為等待意味的時間的虛度，也意味著變化的可能到來。同時，電子媒介的無實體性，也導致了資訊時代中愛情

的另一個現象，易消亡性。只要輕輕按一下一個鍵鈕，那愛情誓約曾經存在過的證據，就會不留痕跡地消失在這個世界，就好像這愛情從來不曾存在一般。如此，我們變得反覆無常，我們的愛情變成一片混亂、極不穩定。愛情，或許在現代社會是變得「重要」了，可是它也同時變得「不重」甚至是「沒有重量」了。因此，在這些的現象之下，以往可能經得起等待或是時間考驗的那種愛情消失了，取代的是爲了不浪費時間而一段又接著一段的愛情故事。

如同 Beck 所說，愛情之於我們這些孤寂的現代人來說，是「重要」的。可是，它卻也是「沒有重量」的。我們希望得到愛情中能夠給予我們慰藉的東西，可是我們卻也變得不擅長等待，在每一次愛情考驗的關頭，我們便掉頭走掉，寧願相信下一次一定會更順利更好地享受愛情。這便是資訊時代中一種新的愛情認識，而它就某一我們不可忽略的部分來說，是媒介特性所形塑的影響。亦即由穩定性/變動性、等待/即時、易存續性/易消亡性此三種特性所導致的流動性愛情，它變得反覆無常、不耐等待又容易消亡。

然而，我們在這裡並非要說，這世界的愛情將會日復一日地受媒介速度的影響，最終必定會成爲「毫無重量」的東西，也絕非要說我們必定會受到媒介特性的影響。只有在我們絲毫不去認識到媒介特性之於我們的本質性的關係時，我們才是那被無牆監獄所囚禁著的人。

本文從技術/媒介與人類之間的關係談起，首先地從 Heidegger 的論點闡釋這關係不僅僅是人類主體的工具運用、目的達成的單方面操縱，技術/媒介同時也是潛在地反過來影響、塑造我們的意識與行爲。接著藉由 McLuhan 的媒介一人的延伸之譬喻更深一層地表述著種關係，並從其論點中抓出媒介的速度特性作爲本文的論述焦點。在這些理論基礎上，本文再以偏重媒介特性的方式來闡述媒介的速度特性對於我們今日的愛情認識所造成的影響。最後本文認爲正是媒介的三種速度特性，穩定性/變動性、等待/即時、易存續性/易消亡性影響了今日的愛情圖像，形成反覆無常、不耐等待又容易消亡的流動性愛情。

參考書目

- Bauman Zygmunt (2003).“Falling In and Out of Love”. *Liquid Love*. Cambridge, London, Polity Press.
-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0)《愛情的正常性混亂》，蘇峰山、魏書娥、陳雅馨譯，台北：立緒。
- Heidegger, Martin (1993).“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D. F. Krell (Ed.) *Martin Heidegger : Basic Writings*. San Francisco : Harper.
- McLuhan, Marshall (1964a).“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McLuhan, Marshall (1964b).“The Gadget Lover”.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McLuhan, Marshall (1964c).“The Written Word”.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McLuhan, Marshall (1964d).“Roads and Paper Routes”.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McLuhan, Marshall (1964e).“Reversal of the Overheated Medium”.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Virilio, Paul (1997) “The Third Interval”. *Open Sky*. : London : Verso.
- Virilio, Paul (2004)《解放的速度》，陸元昶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 保羅·李文森 (2000)，《數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台北：貓頭鷹。
- 雪莉·特克 (1998)《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譚天、吳佳真譯，台北：遠流。
- 岡特·紹伊博爾德 (1993)《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宋祖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黃厚銘 (2001)《虛擬社區中的身分認同與信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德亮 (2001)〈維希留加速 2000 年〉，收於《消失的美學》導讀，台北：揚智。

Media 、 Speed and Love in the Informational Age

Chia-Rong, Tsa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Liquid Love*, Bauman considers that love has become liquid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re has been no more swear of love to deat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is phenomenon by media analysis. This study considers what Heidegger said about technics and McLuhan talked about media both indicate the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technics/media and human behaviors. It is to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s/media and us is not just for instrumental relation but a profound an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In this relationship, what this study concerns i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ffect of speed.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just because of the ultimate revolution of the speed of technics/media in the informational age, the awareness of liquid love, what Bauman said, was constituted

Keywords : technics 、 media 、 speed 、 liquid love 、 Heidegger 、 McLuhan